

今日的蘇聯

16

蘇聯的公共衛生事業

蘇聯 維諾格拉陀夫著

殷 炎 麟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的 蘇 聯

16

蘇聯的公共衛生事業

蘇聯維諾格拉陀夫著

廖 炎 麟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五〇〇〇冊

原書名 Public Health in the Soviet Union

原著者 N. A. Vinogradov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51年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名 蘇聯公共衛生事業

著者 維諾格拉陀夫

譯者 殷炎麟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三四六號七〇二室

印刷者 協興印刷廠

定價 人民幣五〇〇〇元

目次

蘇聯公共衛生事業的歷史·····	一
蘇聯公共衛生事業的主要特點·····	二八
城市和鄉村的公共衛生機構的組織·····	四七
城市中的公共衛生	
醫院	
鄉村中的保健工作	
公共健康保護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政策·····	八四
婦兒保健工作·····	九二

休養院療養院和天然療養地區·····	一〇六
體育和運動·····	一一〇
製藥工業·····	一二三
醫務工作者·····	一二六
衛國戰爭時期的公共保健工作·····	一二五
蘇維埃公共保健事業的戰後五年計劃·····	一三三

蘇聯公共衛生事業的歷史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民的國家成立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在這個國家裏先進和進步的人類最高的理想一步步地在實現着。在這些年中間，無數蘇維埃的愛國者被列寧、斯大林黨所團結和鼓舞，用了他們的勞動、力量和知識爲社會主義祖國的工業和農業、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努力。自從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國家建設各方面的成就確實是巨大的。

被創造性的熱情所推動，被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崇高理想所感召，蘇聯人民用他們的力量和忘我的勞動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中保衛了它的獨立。它給很多種被希特勒侵略者所束縛

住的民族擺脫了法西斯奴役的鎖枷；並不倦地在爲世界和平而奮鬥。這個蘇維埃的國家有信心地向着人類的導師、天才的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道路邁進。

這些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是蘇聯人民的民族光榮的泉源；這些成就在千萬人的心中燃起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火焰，堅定他們對一個光明的前途的信心，和給予他們力量爲可愛的祖國的福利和光榮去創造勞動英雄主義的新偉績。

引起巨大變化的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力量已經在全國各方面表現出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性和計劃性，不僅已經促成了工業和農業方面的革命，即在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以及其他各方面也是一樣。足以自豪的是蘇聯的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並不落後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

★

★

在沙皇俄羅斯時代，健康問題是由『暫姆斯特服』(Zemstvo) ●和縣城行政

當局管理的，這些機構，是遠在上一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沙皇政府所建立的。『暫姆斯特服』是只有地主、大資本家、富農和商人才能在裏邊參加工作的組織，工人和農民是沒有份的。『暫姆斯特服』只存在在歐洲俄羅斯的三十四個州(Gubernia)裏，而在這些州裏也不是各區(Uyezd)都有。他們缺乏經費，去把醫務工作正確地組織起來，所僱醫生的人數也完全不夠，因此絕大多數的城市人口只得去找私人開業醫生，農民差不多全部求助於江湖庸醫和沒有受過訓練的接生婆。

各政府部門也有醫療機構，還有些慈善機關也辦理施診給藥，不過它們都是些官僚團體，互相沒有聯繫，資源短絀，工作人員又太少。它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組織。沙皇的立法把醫藥服務只認為是政府的一種『沒有義務的責任』。

●『暫姆斯特服』是帝俄時代的由選舉所產生的地方諮議會。

那時候的醫藥職業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醫生和醫生之間取得聯繫全靠那不時開會的『波羅哥夫學會』——這樣命名是紀念俄國偉大的外科醫師和解剖學家彼羅哥夫（N. I. Pirogov）。雖然出席的都是些資產階級的醫生，他們對俄國醫學領域裏的社會思想的發展倒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的報告描寫俄國農民和工人的悲慘景象，還有非常有趣的事實和數字統計提供了研究城市和農村的衛生情況的豐富材料。

蘇維埃公共衛生制度創立的時期，利用了『暫姆斯特服』和『彼羅哥夫學會』參加者所收藏的各種資料。『暫姆斯特服』和『彼羅哥夫』的組織裏面還有很多傑出的、有忘我精神的醫生，他們盡他們所有的力量和知識為人民服務，實地去考察城市和農村中壞得不堪設想的衛生情況，實地去調查疾病傳染情況和死亡率。

這些醫生中最傑出的要數蘇維埃第一任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賽馬

希哥 (N. A. Semashko) 和他的副主任委員蘇洛夫姚夫 (N. P. Solovoyov)，兩位都是蘇維埃公共衛生制度的卓越的籌創者。他們根據黨和政府所指示的路線，親自積極地去籌創我們現在所有的、世界上無可比擬的公共衛生制度。

遠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列寧對公共衛生問題已予以絕大的重視，在革命的準備時期他又天才地制訂了社會主義衛生綱領的原則。

跟『暫姆斯特服』和『彼羅哥夫學會』這些資產階級的組織所採取的胆小的、熱誠不足的措施正相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採取了革命的重新組織整個醫務機構的原則，使它緊密地和社會主義的整個社會制度的組織相結合。它的基本原則包括大規模的預防醫藥工作，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底條件，和社會保險。至於社會保險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二年布拉格黨代表會議中已經特別討論過，將它列入了黨綱。

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時候，黨對整個醫藥制度早已有了具體計劃。

遠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關於公共健康保護已經有改組和改進的計劃，所以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時期，在黨面臨許多迫切和非常重要的問題的時候，醫藥問題的重要性也沒有被忽視。在隸屬於工農代表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之下的戰事革命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一個醫務部，差不多在革命的翌日，它便得到了直接發自列寧的關於如何進行工作的第一道訓令。

遵照列寧的指示，在布爾什維克黨、無產階級紅十字會和工人醫藥協會的支持下，醫藥衛生部担负起了艱巨而光榮的任務，發動醫藥界的一切力量來組織公共醫務工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列寧簽准一條法令，成立醫務總署，那是『工人和農民的政府的最高醫藥行政機構』，這法令使蘇維埃政府成爲世界上實行人民羣衆的國家醫務工作的第一個政府。

俄羅斯共和國的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它的工作形

式在事實上從革命時起到這時期以前已漸形成。它的工作的基本原則在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黨綱裏已經具體地規定了。

『作為保護人民健康的工作的基礎』，黨綱裏這樣指出，『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認為防止疾病首先必須完成廣泛的培養健康 and 衛生方面的措施。因此，俄羅斯共產黨（布）訂出迫切的任務如下：

一、堅決努力實現為勞動者利益的廣泛的衛生計劃：

甲、改進居住地區的衛生條件，（保護土壤，水源和空氣的清潔）

乙、依科學衛生原則建立公共食堂，

丙、組織預防傳染病發生和阻止其流行的醫務工作，

丁、製訂衛生條例。

二、消滅社會性疾病（結核、花柳病、酒精中毒等）。

三、建立普及的、健全的、免費醫藥工作。

要徹底重新組織保護健康工作，或更確切些，要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那就必須建立一個統一所有地方蘇維埃的領導機構，掌握所有人員和設備的紀錄，擬訂全國性的計劃去發展醫療和預防機構網，負起公共醫藥服務的責任。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列寧簽准了一條法令，建立這樣一個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公共衛生的領導機構——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

橫在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面前的工作是異常艱巨的。必須撲滅蔓延着的疫病，減低在勞動人民中間存在着的普遍疾病現象和高度死亡率，使每個人都能得到醫藥的治療。關於那時候傳染病的情形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七次各蘇維埃代表會議中說過下邊使人不會遺忘的話：『……還有第三種危害我們的——那就是正在殲滅我們軍隊的蟲子和傷寒。……』『同志们，我們所有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蟲子擊敗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擊敗

『雞子。』

『這裏是我們爲文化而鬥爭的第一步，也就是爲生存而鬥爭。』那時候列寧這樣寫。

年青的共和國走上了這一步。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不管肥皂和衣服如何缺乏，不管居住地區如何骯髒，公共浴室如何差，水的供給如何不夠，它還是堅決地爲生活和勞動的衛生環境的改善而鬥爭。在這些年中間，由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提出關於改善衛生情況的問題，經由部長會議通過而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一九一九年頒佈關於改善房屋衛生的法令；一九二〇年關於爲全共和國人口設備公共浴室；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關於向斑疹傷寒和回歸熱作鬥爭的措施；一九二一年關於改善水的供給，改善陰溝，和處理垃圾等辦法。一九一九年四月頒佈強迫接種牛痘的法令。這個法令的效果真是大極了。在法令公佈之前在彼得格勒每月發現有八百個天花患者，自從一九二〇年展開接種牛痘的

運動以後，每月天花患者降低到六至八人。

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在蘇聯軍隊中所主持的浴室、洗衣房、消毒隊和消毒車都有絕大成就。衛生教育普遍展開，一九二〇年有三百八十萬蘇軍士兵聽取了關於衛生的演講和報告；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兩年中有五百五十萬份關於衛生的宣傳畫、小冊子和文章，專為軍隊而印行。同樣的工作也在一般民衆間展開。

那時候雖在絕困難的環境下——饑餓、荒蕪、怠工，和帝國主義的干涉——新建立的公共衛生機構還是勝利地完成了複雜而艱巨的任務。歷史給他們的第一個考驗經歷過去了，在困難而緊張的鬥爭中建立了國家的公共衛生制度。

在和白軍反革命份子及帝國主義干涉者作苦戰而終於獲得勝利以後，蘇維埃政府立刻着手恢復崩潰了的國家經濟和建立保護勞動人民健康的機構。

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十年中，醫務和衛生的機構增加了，工作也改進了。在一九一三年，革命前的俄羅斯總共有十七萬五千六百九十隻病床；在一九二八年，醫院設備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減少，醫院病床的總數却有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五隻。

特別重要的是醫療和預防機構的增加。一九一三年有一千二百三十個防治所和診療站；一九二八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個。在這同一時期，鄉村巡迴醫藥組的數字增加一倍，從四千三百六十七個增加到七千五百三十一個。醫療機構網發展得如此快，當然需要更多的醫生、助醫、助產士和護士。在一九二八年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有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二個醫生，而在一九一三年全國總共只有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個醫生。

在第七次蘇維埃代表會議之後，蘇聯政府和黨的中央委員會對公共衛生問題不斷予以注意。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黨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歷史性的關

於工農保健的決議，黨中央認為保健工作已經達到的標準還是不能配合國家經濟高度的需要，這些醫藥機構並不能適應為國家福利和國家經濟而工作着的各種不同情況的勞動人民。醫療工作須盡力去照顧產業工人，例如在頓巴斯（Donbas）、古士巴斯（Kuzbas）和烏拉爾各地區應當做好保健工作，在農村中也要能配合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但這些工作必須做得一點不影響對一般人民的醫療服務。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二八——三二），醫藥機構網不斷擴充，醫院病床數字增加一半以上，療養院和休養院的容量增加一倍；在工廠裏增設了許多醫藥站和防治所。蘇聯國家設立了這些新的機構，疾病和受傷事故在短時期內減少了很多。

公共衛生當局一方面努力於醫療機構量方面的增加，同時也努力於質的改進。一九三四年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指出，政府對醫藥教育整個